

驿站

## 老家

文 | 蒋国宇

作为年轻人，实在不合适起这看起来上了年纪的“标题”，但是最近回忆掺杂蹉跎岁月，汹涌而来，老家的事如视频播放一般，映入脑海，鲜活起来。

老家饱经风霜的树，打满晨珠的菜园，泥泞的山间小道，如山水画一般在我的脑海翻滚，勾勒出一方天地。

孩童时期，父母外出打工，年幼的我便交给了爷爷奶奶照看。现在，有些记忆虽模糊，但是陪我玩耍的缺牙大黄我还记得，因顽皮被爷爷用来教育我的“扫帚”我还记得，奶奶腿脚不便却常不离肩的大背篓我还记得，牙齿稀缺自己不舍得吃大白兔奶糖却总时不时递给我一块的太奶奶我还记得，老宅前长满黄瓜的木架我还记得，还有现在可遇而不可求的满地跑的土鸡，那到了饭点就会准时哼唱的猪鸣，以及那蹲在老宅角落安静吃闷草的老黄牛，这些都还统统记得。他们就这样安静地待着，不断迎接着四季，风吹日晒，骤雨不停，呵护着我的年幼无知，懵懂顽皮。但孩子有天终将长大，如候鸟迁徙般涌向钢筋城市森林。

父母在县城落脚后，我也开始读书了，县城离老家不算远，但毕竟学业为重，有时只有假期才能回去看看。后来又去了市里读高中，学业更重了，回家的频率也相应减少，再后来，读了大学，回老家就更少了，只在过年回去走走。我知道我变了，城市的繁华不断冲击着记忆中那个袖珍的老家，学的字越多、看的楼越高，我变得越来越独立了，连老家也不爱回了。我给自己找的借口是待在老家会很安逸，固守那一方天地，最终收获的还是一方天地。

也许黄瓜还会爬满院落，大黄还会肆意奔跑，老黄牛还会卖力地耕地，每天背豆腐走屯吆喝的老伯还会

努力地卖豆腐赚钱，老家虽然宁静而美好，但却一成不变。书上说“知识改变命运”，如果老是原地踏步不改变，那读书的效果可能就大打折扣了。所以，在求学时期，我又带着“改变”回到了老家，带着名叫“外面”的风尘回来，仿佛自己真的变了。可是，早在老宅100米外就冲过来摇尾的大黄身上，爷爷奶奶满是褶皱的笑脸上，太奶奶的葬礼上，我读懂了什么叫思念，什么叫乡愁，它们像清水一般，洗净了我从“外面”带来的风尘，让我变得不那么想离开老家了。

在太奶奶的葬礼上，我感受到了树欲静，风不止，时光走得太快了，我来不及和她见上一面，却成了永远的告别。回忆起太奶奶的点点滴滴，我泪水涟涟。

毕业后，我如愿在县城工作，结婚生子，逢年过节回家，多是“清明”，去看看故土。再次回来，水泥路通到了老宅，可以直接开车到家，很是方便，但摇尾的大黄不见了，老宅也搬空了，取而代之的是旁边两层半的平房。如同搬空的老宅，我的心也空了一块，老家的模样，最终还是变了，有一点陌生。平房很安全、很温馨，灶台也是模仿老宅的样式，一切好像没变，但在县城住惯了平房的我，却怎么也住不惯老家的平房，是年龄增大了人却变得矫情了吗？我知道我的舒适早就就城市生活惯坏了，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只能慢慢来。

也许，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拾掇老家的旧时光，只因它太多太重了。有时想想，有些思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转变形态，但思念老家是永远不会变的，毕竟它还在那里，山不会动，土也不会挪，乡愁不会减。

(作者供职于县某事业单位)

## 先辈们的瑶歌

文 | 余薇薇

苍茫的山谷延绵不绝，密林翠绿，云雾缭绕。在这偏远的大山中，只有飞鸟才能一窥其全貌，从前人们只能通过蜿蜒的山路步履维艰，方能探寻一二。而在纵横交错的山沟中，藏匿着一个温柔恬静的小乡。乡野间轻烟袅袅，泥土散发着青草的芬芳，村民们辛勤耕耘，播种希望。这便是我的先辈们的家园——天峨县八腊瑶族乡。

每每回忆起这片土地，我便仿佛置身于心中的极乐净土。儿时母亲曾携我至此地居住了一段岁月。虽然儿时的记忆常常模糊不清，但那段时光却如同涓涓细流，甜丝丝地流淌在了我稚嫩的生命中。

我的外公外婆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对于他们在酷暑之下辛勤耕耘的画面，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是我依然清晰记得，每天清晨我都会闹着让他们带我去田头，倒也并非出于想要助他们一臂之力，小屁孩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毕竟孩子的天性就是喜爱玩乐。我的个子很小，田里的羊肠小道常常是崎岖不平的。于是外婆总是牵着我的小手在土地上走，明明外婆的手掌宽大有力，可是她总是拉不住我，因为我看到小蝴蝶小飞虫便不住地去追赶，而她舍不得大力地握住我的手，遇到小河里的溪流时，她把我拎起来，放在竹背篓里轻呼着叫我不乱动，然后她徒步穿过缓缓的流水。我安坐在竹编的背篓之中，左右顾盼，眼前一片蔚蓝的天空与层层叠叠的绿意相映成趣，时有飞鸟掠过，轻擦我的顶梢。

漫步于田野之中，青草的芬芳愈发浓郁。我欢快地在外婆身边嬉戏，她则沉重地舞动着手中的锄头。明明我感觉外婆在用心地干活无暇顾及我，可是每次我调皮想要扯掉小苗的叶子，或是不小心踩踏到禾苗，外婆轻轻的叹息中，她无奈地提醒似乎总在我耳畔低语。那时农药还没有普及，防治虫害的得力小助手便是田蛙。外婆翻地的时候总会有几只从杂草或是泥洞里爬出来，每当我瞥见它们，便忍不住追逐嬉戏，将它们抱起来，或是放进外婆给我的遮阳草帽中，那些小田蛙在我手中晕头转向，印象中曾有一次，我捉了几只田蛙，一股脑儿地放进外婆的竹背篓里，又用草帽覆盖其上。待外婆伸手进背篓取蔬菜种子，草帽一掀，几只田蛙便跃然而出。看到外婆那副错愕又无奈的神情，我竟忍不住放声大笑。

待外婆完成田间劳作，我便循着来时的路径踏上归途。经历了早晨的嬉戏，我已失去了那份活力，不再蹦蹦跳跳，而是乖顺地跟随着外婆身后。每当脚步沉重，我便撒娇让外婆背我一段。到家之时，外公也骑着三轮车回到家门

口，车上是他卖剩下的猪肉。那时的我尚不懂事，未曾注意到外公车上剩猪肉过多时外婆脸上的叹息，只是欢快地扑进外公的怀抱。随后我们一同踏上阁楼，外公便着手劈柴生火，准备烹饪。那农家的柴火饭独有的香气弥漫，每一颗米饭都蕴含着烟熏的香气和自然的甘甜。外婆则将新鲜的猪肉悬挂于柴房顶部，让做饭时升起的炊烟缭绕其上，待到来年，便成了香气扑鼻的烟熏腊肉，口感酥脆，香气浓郁。外公喜爱喝油茶，把糯米蒸熟晒干放进油里面炸成米花。再将茶叶用油炒好以后加入水煮成油茶。用热油茶把菠菜烫熟以后再加入一些黄豆，或者泡着冷饭一起吃。看外公品尝着油茶，满脸享受，然而我对那些油茶并不是很感兴趣，而是一心扑在米花上，细细品味那酥脆的口感。

八腊的村民们习惯于早睡，基本上都在十点之前安顿下来。可孩提时代的我，并不渴望早早地进入梦乡。我瞥见母亲在一旁浏览手机上的文字，好奇心驱使我问她：“妈妈，你小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吗？”母亲微笑着，采用那种轻柔的哄睡语气，娓娓地向我叙述起她的童年往事。

“我小时候，我们并未居住在这条街道上，而是远在洞场，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那时候，我们没有这些坚固的水泥房屋，而是住在简陋的茅草屋里。道路远不如现在便捷，那些年的路途泥泞不堪，每逢暴雨倾盆，地面上的黄泥湿滑黏稠，鞋子轻轻一踏便沾满了泥土。那时村里的风俗，女孩子鲜少有读书的机会，大多都是男孩子去学校。受教育是一种奢侈，对于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能够读到初中已是幸运的了，许多孩子初中毕业后便踏上打工的路途。但你外公是一位共产党员，坚持让我和你舅舅一起上学。那时，村里只有米席那里有一所农村小学。我们清晨起床，天还未完全亮就背上书包开始徒步，走到学校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由于离家遥远，学校又无住宿条件，我们中午午休时只能趴在桌子上小憩，或者自行在教室外玩耍，下午放学后，又需沿着原路返回，那时已是黄昏。你外公外婆可真是太辛苦了，我们尚未起床，他们便已在坡上劳作，耕田种玉米。中午时分，烈日炎炎，他俩仍在田头翻地，饿了就简单吃些自己包的米饭青菜加点盐蘸，你外公常常在早上四点多就出去帮人杀猪，只为赚点额外的收入。经过大半辈子的辛勤积累，总算在二十年前，我们在这条街上自己建了水泥小楼，搬到了这边住。那时候还买了点儿地，继续种点玉米种点菜。如今生活条件变好了，我想把你外公

外婆接到城里住，但他们始终坚持不肯，说县城里住不惯，哎呀，他俩劳苦了一辈子，我可一定要让他们好好安享晚年。”母亲缓缓地说着，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瑶山哟，瑶山的景致宛如画卷。”妈妈轻吟着她儿时心爱的瑶族小调。

聆听母亲的叙述，我仿佛跨越时空，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眼前浮现出八腊村民辛勤耕耘、奋发图强的生活画面。随着思绪回到现实。如今，八腊也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不断地完善，卫生条件不断的变好，瑶乡村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不过不变的是村民们热情的性格和勤劳的品质以及八腊青翠欲滴的山、清澈流淌的水，还有那黄灿灿一大片的油菜花仍一丛接一丛地开着。

这片土地以风雨记载着四十载的岁月变迁，这片土地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八方来客，这片土地承载延续着五彩斑斓的瑶族文化，这片土地以旧貌换新颜以勤劳换生机。这里是我的先辈们的摇篮，他们的瑶歌在这片丰饶的乐土中唱着。在这片被群山环抱、绿树成荫的土地上，我的祖先们找到了他们的家园。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作，播种希望，收获着季节的馈赠。春天，他们播种稻谷享受田地春雨；夏天，他们笑迎烈日高照，细听蝉鸣；秋天，金黄的稻田在收获的秋天里闪耀；冬天，冰霜覆盖在菜叶上凝结成明镜，白雪漫漫飘落村中，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细袍。

在这片乐土上，不仅有勤劳的双手，还有悠扬的歌声。我的先辈们在田间劳作时，总是会唱起他们传统的瑶歌。这些歌曲旋律优美，歌词充满了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热爱。瑶歌伴随着他们从黎明到黄昏，从播种到收获，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当节日来临，整个村庄都会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村民们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聚集在一起，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瑶族的长者们会讲述古老的故事，年轻人们则会跳起欢快的舞蹈唱着瑶歌，表达对先辈的敬仰和对未来的憧憬。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他们听着长辈们讲述这片土地的历史，心中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自豪和热爱。

这片土地，这片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土地，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一首瑶歌。

(本文为庆祝天峨县八腊瑶族乡成立40周年征文大赛作品，作者为天峨高中2302班学生)

## 40年，竟是这样相遇

文 | 王艺瑾

从顶卡村最高处俯瞰

八腊乡集镇扑进眼底只需要一秒

谷粒归仓负重上升的岁月

是一九八四年

年少父亲人生的第一场雪

爱看稻菽千重浪

八十斤重的鞋印

拽开泥巴路有力的回拥

印在泥路上的喜羊羊

在烈日里咧嘴欢笑

抬头仰望 村庄一直在天上

青绿大地间

山路上白色的一片是什么？

上坡路真不好爬

远望似一群牲口

高高矮矮的白色编织袋抓得死紧

可是父亲不能停下

负重前行的人们正在前头呵

青绿间花白的是飞雪么

分明是漆黑的双眸

洒不尽的泪光和辛涩的汗水

收割机崭露头角这天

万人空巷 谷粒回家

天光大亮，雪停了

一条大路从坡脚直达山顶的村庄

我才发觉青绿间的花白

早已被翠红的篷布替代

在运输车顶上旗帜般地飘

秋收不再是烈日

秋收是艳阳

(本文为庆祝天峨县八腊瑶族乡成立40周年征文大赛作品，作者为天峨高中2302班学生)